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九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八十九 史部

貞觀政要卷九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征伐第三十五 凡十三章

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以其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使守同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此便橋是也遣酋帥執失思力酋帥長帥也執矢虜姓思力其名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

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背音倍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將去聲入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彞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内難去聲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彊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

兹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

案通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録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明刑之訓蠻夷率服帝者謹惇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而揆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以懷柔而稽乎威威不足以讋服而至于亂太宗內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為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槩直可以寒氊裘之膽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而中國尊安裔夷退抑雖

不可與帝者明刑悖德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俾也謂之英武不亦宜乎

貞觀初嶺南諸州今廣海之地奏言高州今仍舊隸海北酋帥馮盎談殿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據嶺表唐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為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據嶺表阻兵反叛詔將軍藺謩藺音吝姓也名謩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

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使去聲後同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徵絹五百匹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奏盎反者以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

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段

唐氏仲友曰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盎不為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譖言無端幾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銑輔公祏不足勞偏師剪除盎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簡蓍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况盎乎全知命之臣止無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開尺有可短寸有所長干戈轉餉瘴癘之鬼可以十萬筭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

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盎談殿之事頗同盎周勃異於馮盎談殿之事勢而薄太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矣哉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林邑南蠻國名漢南象郡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苻堅略陽氐人晉時苻健據長安是為前秦健死子立苻堅弒生自立伐晉大敗後為姚萇所殺隋主亦必欲取高麗平聲頻年勞役人

不勝怨勝平聲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數音朔來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尅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爾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愚按是年方擒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黷武也然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又取譬於苻堅之伐晉隋主之取遼與夫頡利之侵疆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所鑒矣夫是三者皆太宗耳目之所聞而知見而知者也以此為鑒宜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年興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後之人主式監在茲

貞觀五年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在那密水南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王屈木支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聲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

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難去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絶域之弊有所不為然以兵克者則以為已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成德可少貶哉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

愚按闢四夷之境歆殊俗之附三代末之聞也益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勞民

而不為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損其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為開基之明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幽州人以雄才稱少事秦王從征伐有功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從承乾謀反事覺被誅伐高昌及師次柳谷西域地名候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尅日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去聲薛萬均燉煌人萬徹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國以計勝竇建德擊突厥有功拜將軍姜行本名確以字行以

幹力稱為宣威將軍太宗每出辛即以從平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皆以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計七千餘口

遂降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纔萬人恃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

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闢西陲也高昌去唐七千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辛功臣夙將智勇足以制勝是以克成厥功自高昌既平之後唐之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一萬九百餘里為唐之

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陁倔彊倔渠勿切延陀鐵勒諸部之姓倔彊不柔服也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兇醜百年無患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之

後戶口大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 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

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而皆以外夷為子壻人君見有不及則稽羣臣而正之方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邪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强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愚按上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漢高帝時冒頓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和親之策

漢高帝啟之於漢唐高祖啟之於唐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毋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邪惟當勉其君曰兵戰則勞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教明其政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君行之而不以為恥臣亦不以為非惜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衆且令契丹靺鞨攪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靺音末鞨音曷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靺鞨居肅慎地凡數部有黑水部獨彊房玄齡對曰臣觀古之列國

無不彊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鋭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去聲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

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子聿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尅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

按通鑑李勣又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鄉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時羣臣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睹亂敗者不勤而自懲深知禍咎者不戒而自戢煬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國破身死而宗族屠蕩太宗目睹曾莫之懲而反疾趍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國富民衆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餘力用諸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皷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

唐氏仲友曰王魏既歿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

惟邊功柰天下計何魏徵在勸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微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為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不亦善乎勸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具悔用師也興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為遼主雪怨為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煬之所為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邪豈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煬為監戒誠保國之深規也無忌之言欲

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尼其行亦足少徵矣惜乎太宗意定志决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為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聲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遥恐有元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楊元感遂起兵圍東都且邉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

將（去聲）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為唐之藩臣其君為莫離支所弒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鑾輿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是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為帥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為將

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少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尅蓋牟城蓋音盍今為蓋州隷鎮東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揜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

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音救賜以御膳按通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用之戰勝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然事不知用之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益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而弇不得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夫兵甲者夫音扶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好去聲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

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修德治兵謀雪吳耻見蛙下車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彼亦有氣者徐偃棄武終以喪邦徐夷國子爵僭稱偃王周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論語之辭故知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大傳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櫜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儀至於斬牲徇陳凜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

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冠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聲是時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烏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

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鴟張鴟惡鳥也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巳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征攻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征不拔十年復討之徵

其王入朝竟不至掩崤陵之枯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將帥之將去聲後同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去聲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札甲也養由基射穿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士皆列顔高之弓六鈞加

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囑筆邁鍾張見師傅篇注詞窮賈馬漢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徵音止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聲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梟鶴荷稻粱之惠荷去聲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臨去聲十七年正月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

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征高麗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工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文言傳釋乾卦之辭由此言之進有

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畧必欲絶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平聲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

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内為舊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弒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遠之議）外為新羅報讐（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

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奘還具言其狀上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然華夷慶頼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殉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之婦人父也爾用爾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見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為善策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元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之心耳

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帝怒惟震懼遜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良再言之不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信之深亦

不敢面陳於在廷之日獨表諫於屬纊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没而後能之以此觀太宗晚節大畧可攷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諫再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纊之日也此疏辭意懇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懲縱忠言苦口不足以尼其行耶毋乃俟其大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曰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皇儲聽政矣否則忿兵再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充

容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也徐氏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太宗聞之名為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益禮顧永徽初卒贈賢妃上疏諫曰貞觀已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漢武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禪肅然也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塗圖古通用泥金之望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之為泥望者望而祭也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

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黃帝禪亭亭五帝禪云云皆山名禮云升中于天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敗功後同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轉去聲且名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

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此下疑闕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妥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

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曾音層翠微玉華並宮名）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夫音扶後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

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紂始為象箸箕子曰彼為象箸必將為犀玉之杯方驗侈靡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盡探賾於儒林探平聲賾土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内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

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為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昜論莫救之敗成風請須句之封班姬辭共輦之載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納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内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夾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安邊第三十六　凡二章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温彦博議請於河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為豐州隷河東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

宄讐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居今山東道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

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有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為山陰令時關隴為氐羌所擾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末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酋慈由切後同）遣居宿

衛畏威懐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内郡單音蟬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令平聲後同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廵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目盡腫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音掌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竒節初建成難作遁含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而凡

與我共文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揔府事以威肅聞 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易以豉切 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倍 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卒子聿切 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 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

家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郎將之將去聲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蒲末切夷複姓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使去聲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

(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上聲)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絶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畧海內虛耗

雖悔輪臺追已不及漢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上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所治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

以變其俗乃置於内地去京不遠雖則寛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為中郎將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

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幾平聲舊本李大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為一章十三年以下接前段為一章今按其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為一章又按通鑑載此事衆議甚詳辭多不錄

胡氏寅曰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言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徧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欲為者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太宗用

其言未幾有矢及帳殿之變如此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主之盛節也

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絶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夸之心彥博探其微賛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突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處河北於邉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徙故地假之世數蕃孳為唐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為立君長從其故俗服則為

蕃國去不爲叛

臣此長筞也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益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所外也春秋之世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子帶之所召亦始遷之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爲鑑矣唐興太宗以武定天下天下既平窮荒悉服突厥之委命闕庭尤漢以下之所無者固宜置之中夏夸示遠近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力而竟莫之回温彥博以儒臣遇合處置部落之議胡爲乎獨異泉正之見邪遂使蕃酋列在禁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伊雒何以異哉彼爲成周之衰時此爲有唐之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從之乎他日禄山之亂宫闈豈非太宗詒謀有以啟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數音朔稱其遏絶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去聲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麴名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别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虚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

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聲防遏其地黄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不窮追也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

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
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
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旣賣菽粟傾其機
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
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爲去聲高昌塗路沙磧千
里冬風氷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
理不忘亂設令平聲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爲甘州路酒泉今爲肅
州路隸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

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掌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

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廼封敬千戶為關內侯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漢獻帝時曹操兵大破袁紹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而歸內恚將發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袁紹遂殺豐朕恒以此二事為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
智豈不足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不能
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
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勾踐是
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
廣地不若廣德彊兵不若彊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
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
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
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而可為乎
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效而賓服者
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
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
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
以利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
廣輿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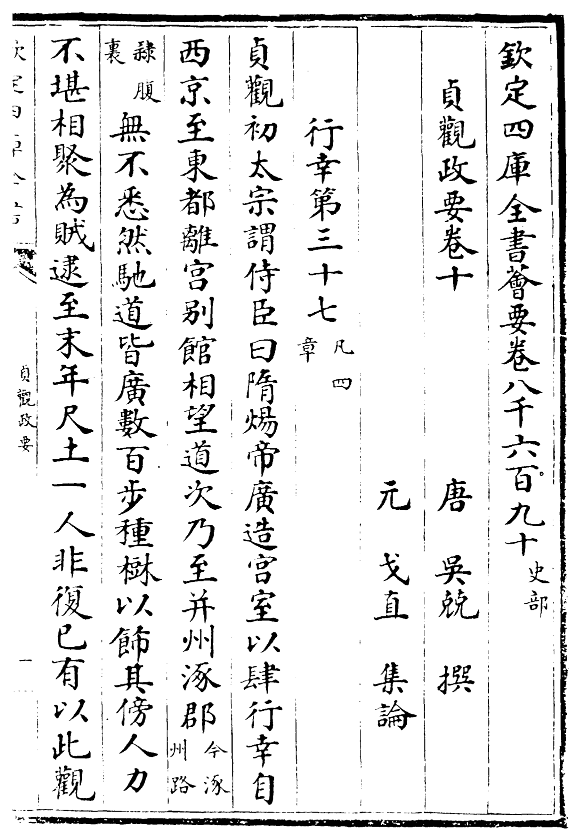
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為也

真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處突厥於河南徵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率之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入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以興也

愚按自夏禹西戎即叙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關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然中國瞀弊亦已甚矣閉玉關謝西域此光武所以為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為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疏勒邱慈于闐四鎮遂為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烟火萬里為唐極盛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輿圖舉為戎馬之郊矣周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

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況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九十　史部

貞觀政要卷十

唐　吴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宫别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今涿州路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隷腹裹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已有以此觀

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去聲）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聲）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觀臺沼（觀去聲）並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息（好去聲）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艸不黃何日不行（詩小雅何艸不黃篇之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大東篇之辭）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

叛身死國滅今其宫苑盡為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藴之徒皆隋之臣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令平聲不可得也司空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茍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内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處上聲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皆隋之臣等諫諍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廵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宫宫苑官

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是舊征行處（為去聲後為其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供平聲）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去聲）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

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嘗足矣

嘗音趙 若以為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如此事 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

上至顯仁宮宮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責魏徵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

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室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無非事也其車從至為簡省其供給至為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為幸所不行為不幸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揚廣朱温巡遊不息始務豈侈其飲食美麗其行宮以供給過制為賢能以置頓不備為罷軟州縣承風競為勞費於是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矣太宗親睹煬帝之禍猶以供奉不精多所責罰況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

已人君欲復虞周廵守之制茍不先省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儀未有不蹈隋煬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 凡五章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 好去聲 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葢惟恒典 獮音蘚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以獮田致禽以祀祊仲冬教大閱以狩田致禽以享烝 射隼從禽備乎前誥 射食亦切隼荀尹切禽也 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 田獵之車也 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式遵前古然黃

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益重慎防微為社稷也為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為郎嘗從帝獵長楊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為吳主孫權軍師權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音畢網也所殪已多殪音翳殺死也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太宗深嘉其言

愚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閱之制獨為詳備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荒見於大禹之訓而不敢盤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以畋獵雖古制有因是而勞師耀武妨農害民者矣況後世萬乘之動供給之繁徵求之夥乎太宗身親行陣尅捷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必有不遵制而病民者宜世南懇切之諫有以動上之聽矣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後遷諫議大夫淹識羣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數遊獵（數音朔）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按通鑑此事係在高宗永

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油衣瓦為不漏之對可見質直蓋淹識之士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衆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雖過於質直其諷諫之謂乎太宗悅其直而賞賚之是亦從諫之美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懷慶路隸腹裏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

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獵猶數(音朔)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復音迋)四時蒐田(蒐音搜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既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即容切)漢元帝(名奭)嘗以酎祭宗廟(酎音紂三

重醸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汙去聲陛下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去聲後同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不過順太宗之意而言耳蓋嘗聞先儒之言曰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剴切君德已信於人也其遂其忤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

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誅書詆毀有以詛呪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以張猛之諷諫為是則是以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隸陝西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音旋後同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戒傳去聲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袁盎楚人漢文帝時為中郎將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馬名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

敗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何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帝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云云帝乃止孝武好格猛獸好去聲後同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龐逢蒙古之善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章注孝元帝郊泰畤郊祀之壇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

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從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洛後同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後同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艸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誡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惓惓忠篤比虞世南奏疏尤為懇至切到足以儆動其君之聽塵昏之語太宗烏得不為之感悟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櫟音藥櫟陽今為咸寧縣屬奉元路遊畋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部人魯寧為折衝都尉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搒殺之太宗名詰責仁軌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直擢咸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時拜僕射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新安縣名今仍舊隸河南府路

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

道從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璽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效一言之忠動萬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其剛直擢咸陽丞則其受知於太宗有由來矣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剛直之操將安所施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懽心為史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可不知所效法邪

災祥第三十九 凡四章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比音鼻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

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艸徧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匈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為後趙有郡吏燃連理木煑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去聲焚香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謡圖讖佛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詠經旬朔始徧上益喜賞賜優洽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人君夫音扶當須至公理

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樂音洛）發號施令（施平聲）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 按通鑑係貞觀二年又曰嘗有白鵲搆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於野外

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災異書豈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而不書而有年大有年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特筆也太宗以聰明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為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為大祥瑞豈無見而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見祥瑞之書惟

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録其外戶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者欸然則太宗之為此言也非茍言之實允蹈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音現後同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晉侯景公名獳伯宗晉大夫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縵乘平聲縵音漫謂乘車之無飾文者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成公五年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

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聲 施惠於天下施平聲 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在艸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使去聲 賑恤飢餒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徐醉切見音現後同 彗星妖星也其狀如箒長

六丈一作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名嬰也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十六一作十三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數音朔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音洛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

一彗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便為之為去聲後同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降音杭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

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平聲深自尅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壞蛇見大水恐有冤獄枉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唐之女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顧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為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發太宗敬懼之意惜哉

又曰世南論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之病較諸省錄繫囚之論大小殊矣

愚按昔劉向五行傳其事失則其咎徵應說者以為鑒春秋所書災異傳者亦推迹未來之事應之說者以為拘且妖由人興天事恒象人君惟當恐懼修省以銷其變固難盡信滛巫瞽史之所推測

也夫蛇虺固女子之祥也春秋之世晉有蛇自泉宮出鄭則内蛇與外蛇鬭於門之外固不見為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卒應大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嘗有星孛齊有彗星固不見有所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幾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宫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

令尚食令平聲尚食掌御膳之官斷肉料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以豉切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子聿切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音密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

之以黑墳上聲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釋虞書之辭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為去聲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

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聲）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不忘武備（櫜音皐藏也）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三皇五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史記商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祥桑枯死而去）龍

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建厥咎眊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雉雊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從之殷道復興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雨水一作水旱陰陽恒理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養當作食焉愚者言而智者擇出文子焉輙陳狂瞽伏待斧鉞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降水儆予帝舜所以畏天省己也六事自責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出於誠亦庶幾乎舜湯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之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憂民之心而勉其側身修行之

實也其曰陰陽恒理豈繫聖心不幾於傲忽天戒乎豈君臣相儆之道哉

慎終第四十 凡七章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令平聲必有外擾當令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

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愚按昔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臣樂於趍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皐陶之意以為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所以戒之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熙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太宗之告侍臣謂當今太平非朕一人之力皆由公等共輔須思終始如一斯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

魏徵之對則曰陛下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為無益是猶皐陶勸舜之意也又曰今雖太平臣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皐陶戒舜之意也太宗能責難於其臣魏徵亦能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蹐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長音掌）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

行廢立見師傅篇注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繫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鄼侯嘗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高祖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赦出之韓亦濫黜黜當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欲反高祖乃詐遊雲夢縛信至洛陽赦為淮陰侯由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何紿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信三族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黥布姓英名布嘗坐法黥漢高祖封淮南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聚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賁赫詣長安告布反高祖自將兵擊之遂殺布滅之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

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濫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明而自知之蔽耶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施平聲令平聲數百年後令平聲讀我國史鴻勲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

隆周炎漢及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故事而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子聿切則天下永頼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少去聲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

也昔周秦巳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鴻勲盛業粲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制之為禮樂布之為法度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文果能勝乎無競維烈撫弱耆昧功成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此武王之武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武果能勝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由是而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此文武之懷遠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懷遠又果能勝乎愚然後知太宗矜功伐善意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之語不過虛言也元齡於此能獎其所已至而不能勉其所未至惜哉若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洛則驕奢放逸莫能

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音洩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逮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臣也魏徵之對曲盡人君放逸之端人臣懷祿之弊誠可為上下之箴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貞觀諸名臣久於其位者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無聞焉毋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姑保其福祿榮名歟恥君不及堯舜者何如人哉

魏徵之言歟有旨矣

貞觀十三年魏徴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好去聲後同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絶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産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

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去聲大拯横流横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内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

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讐也若何其無畏（家語）

之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豉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洛後同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

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讀曰諍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之辭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褻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遠音援後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

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疎間去聲後同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獒之辭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好去聲後同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

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烏去聲）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夫音扶行去聲後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部鄙切）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

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内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遥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

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感恩竭力
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畧或外官充使去聲奏事入
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
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
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
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掌後同樂不可極志不可滿
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
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

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

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

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鼻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更平聲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

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畧舉所見十條輙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兾千慮一得衮職有補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

善事幾平聲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按史傳十二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故徵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傅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願改以終善道以保貞觀之隆卒

騎騎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

葉氏適曰太宗聞十漸之戒令録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録前後諫爭語於史官帝都不説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録多不過此而太宗不説何也葢録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録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知太宗之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名處

愚按魏徵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年其間所云貞觀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未善其善也可以為三代之令主其末善也無異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如此哉葢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未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之成王即位之初惑於二叔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其天資之美有不能如太宗者矣及其終也敬逆天威無敢昏逾至於死生之際

烱然不亂此豈太宗之所及哉愚然後知周公輔導之功為不可及而魏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也嗚呼以太宗之聰明猶不能保具終而况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學學而務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誡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以豉切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愚按魏徵之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為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為去聲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慾

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書立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事實攷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也太宗削除禍亂身致昇平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之君絕無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有慚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諫矣而晚年有仆碑之失

能慎刑矣而晚年有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書豈非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貞觀政要卷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王朝寧